

張仁青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六朝唯美文學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六朝唯美文學

張仁青 著

目次

第一章 引言	一
第二章 六朝唯美文學概述	三
一、魏代文學	四
二、西晉文學	六
三、東晉文學	八
四、宋代文學	九
五、南齊文學	一二
六、梁代文學	一三
七、陳代文學	一四
八、北朝文學	一七
目次	一

第三章 六朝唯美文學之內涵.....三五

一、對偶精工.....四一

二、韻律和諧.....四八

三、典故繁多.....五三

四、辭藻華麗.....七一

第四章 六朝唯美文學之主流.....九五

一、蕭統之文學理論.....九五

二、昭明文選.....一一四

第五章 六朝唯美文學之別流.....一三九

一、經學家之散文.....一三九

二、史學家之散文.....一四〇

三、子學家之散文.....一四二

四、詩家之散文.....一四三

五、駢文家之散文.....一四六

第六章 六朝唯美文學分類.....一五一

六朝唯美文學

張仁青 著

第一章 引言

欲了解一時代之文學作品，竊以爲當從兩處著手：一爲作品內在結構與組織成分之探討，一爲作品外在環境與時代背景之研究，二者相爲表裏，不容偏廢。

文學與時代及環境關係之密切，人皆知之，法國文學批評家泰納（H. A. Taine）氏有言：『形成作品之因素有三：一曰民族，二曰時代，三曰環境。』英國文學史導言 夫文學者，時代環境之結晶品也，我國因年代

綿遠、環境迭更之故，凡體製之或沿或革，思想之忽斷忽續，其間潮流盛衰，悉因時代環境以升降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云：『時運交移，質文代變。』又云：『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。』蓋事異世變，文學隨之，誠如鑑之與影矣。

凡物之變也，必有其原因，無因則不會起變化。文學作品亦然，其發生之原因必含前因與當時之因。西哲馬文（Marvin）氏謂：『任何時代之哲學，皆爲全部之文明，與其時流動之文明之結果。』歐洲哲學其

言雖小，而可喻大，即文學一道亦當作如是觀。良以文學作品之產生，匪從天降，時代及環境之陰驅潛率，則爲最重要之催生劑也。

自漢末政綱解紐，群雄競起，逞志干戈，中國卽進入長期大動亂之時代。典午旣興，內則八王權臣交鬭，四海困窮，生靈塗炭，外則五胡雲擾，盤據中原，先後建立兩趙、三秦、四燕、五涼，及漢夏等十六國，烽火漫天，兵燹匝地，互百餘年而未已。莽莽華夏，除江南外，幾無一乾淨土可資養息，故中朝名士，莫不渡江避難，江左一隅遂爲文人薈萃之所。其初，武人尙有擊楫悲歌，誓殲兇頑，文人尙作新亭之泣，陸沈之歎。及其末也，劉裕以功高而受晉禪，蕭道成以國亂而移宋鼎，蕭衍更受齊禪而爲梁，陳霸先又代蕭氏而立國。在此一百六十餘年間，篡奪相尋，內亂迭作，民生多艱，封疆日蹙，蓋視魏晉爲尤甚焉。士大夫處此危疑震撼之時代中，身世感其飄零，宇宙傷其搖落，百端交集，欲紓無從，寧復有經邦軌物，霖雨蒼生之壯志乎。惟有相率苟安，進入文苑藝圃，從事美術文學之創作，藉以獲得精神上之忻慰而已。於是在思想上有個入、浪漫、頹廢、唯美主義之勃興，在文學上有山水、田園、神怪、遊仙、隱逸、厭戰作品之出現。沿河討源，振葉尋根，則自建安以來三百八十餘年玉石俱焚之茫茫浩劫，實有以促成之。

第二章 六朝唯美文學概述

欲探究一代之文學思想，必先了解當代文學之概貌，否則思想無所附麗，則探討之功爲虛費矣。蓋文學思想與文學作品爲一物之表裏，其表面爲文學作品，其裏面則文學思想也。兩者相互依附，不可分離，必須透過其表面，而裏面之全貌始能顯現無遺。又文學思想之主幹爲文學理論或文學批評，文學批評之於文學作品，則猶一物之兩面，一則爲破壞之工作，一則爲建設之成果。惟破壞之目的，仍在建設，無建設則破壞工作爲無的放矢，無破壞則建設工作將停滯不前。故欲深究魏晉南北朝之文學思想，必先考察其文學之成果。

魏晉南北朝乃文學覺醒之時代，亦文學獨立之時代也，前乎此者爲兩漢，文學多爲儒學之附庸，載道之工具，文士或同俳優，而無崇高的地位。自曹丕揭櫫文章乃『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』以後，文學驟然脫離儒學而獨立，以附庸蔚爲大國。自是詞人雲興，才士間出，雖干戈擾攘，戎狄交侵，猶不廢吟詠，埋頭著述。於是五色相宣，八音朗暢，事出沈思，義歸翰藻之詩文遂風靡天下，在中國文壇上吐放萬丈光芒，造成唯美文學之全盛，振鐸千古，爭光日月，故諡爲中國之文藝復興（Renaissance），非過譽也。

在此三百八十餘年中，作家之多，作品之富且美，若江海然，非一二瓠瓢所能探測也。爰參稽各書，述

其概略。

一、魏代文學

魏代文學，以建安時期西元一九六年至二二〇年為最盛，

建安雖為漢獻帝年號，惟其時政綱解紐，大權旁落於曹氏，文壇盟主，亦為曹氏父子。又如鄴下諸子，除孔融外，均為曹家幕客，故古今文家均以建安屬諸魏代。

建安年間，曹操以曠世之雄，於戎馬倥傯之中，篤愛文學，設天網以該天下之英髦，頓八紘以掩四海之碩彥，益以二公子植丕之博學高才，弘獎風流，不遺餘力，風氣所播，一時四方豪俊，遂輻湊鄴下，共同致力於文學之藝術美的發展。故建安時代乃中國中古文學之總樞紐——上承兩漢載道文學之遺風，下啓六朝唯美文學之機運，曹家三傑推轂之功，不可沒也。文心雕龍時序篇云：

自獻帝播遷，文學蓬轉，建安之末，區宇方輯。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愛詩章，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辭賦，陳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筆琳瑯，並體貌英逸，故俊才雲蒸。

建安文學，除曹氏父子外，當推鄴下七子，而孔融實有以先之，融文章淹雅，麗辭紛綸，蓋結兩漢之局，而開六朝之派者也。徐幹少無宦情，有箕山之志，故文多素樸，雖時有齊氣，而玄猿、漏卮、團扇諸賦，雖張衡蔡邕不能過也，著中論二十五篇，成一家言。王粲遭世亂離，流寓荆楚，初征、登樓、征思各篇，流連哀思，直仿楚騷遺調。陳琳章表殊健，腴而得峭，駿而能婉。阮瑀書記翩翩，疏宕雋爽，曲而能肆。應瑒流離世故，頗有飄零之歎，故其文和不壯。劉楨才情卓越，文最有力，然多壯而不密。此外尚有繁欽、

應璩、左延年，皆擅於樂府民歌，而楊修、吳質、路粹、丁廙、丁儀、繆襲等，莫不妙麗婉曲，有聲於時。下逮正始年間，何宴王弼二子，潛心經典，娛志老莊，所作率以立意爲宗，非以能文爲本。竹林七賢中則以阮籍嵇康二人爲高，一作詩文，絕去雕飾，而氣格清迥，意度閒遠。曹魏文人之擅高名者，約盡於此。劉勰文心雕龍於各家才調論述甚詳，遂錄其詞如下：

仲宣委質於漢南，孔璋歸命於河北，偉長從宦於青土，公幹徇質於海隅，德璉綜其斐然之思，元瑜展其翩翩之樂。文蔚休伯之儔，于叔德祖之侶，傲雅觴豆之前，雍容衽席之上，灑筆以成酣歌，和墨以藉談笑，觀其時文，雅好慷慨。良由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，並志深而筆長，故梗概而多氣也。至明帝纂戎，制詩度曲，徵篇章之士，置崇文之觀，何劉群才，迭相照耀。少主相仍，唯高貴英雅，顧盼合章，動言成論。於時正始餘風，篇體輕澹，而嵇阮應繆，並馳文路矣。時序篇

仲宣溢才，捷而能密，文多兼善，辭少瑕累，摘其詩賦，則七子之冠冕乎。琳瑀以符檄擅聲，徐幹以賦諷標美。劉楨情高以會采，應瑒學優以得文。路粹楊修，頗懷筆記之工，丁儀邯鄲，亦含論述之美，有足算焉。劉邵趙都，能攀於前修，何晏景福，克光於後進。休璉風情，則百壹標其志，吉甫文理，則臨丹成其采。嵇康師心以遣論，阮籍使氣以命詩，殊聲而合響，異翮而同飛。才略篇

至於東吳蜀漢，以地理關係，文風不逮曹魏遠甚，其以經術擅場者有之如虞翻，以著述見稱者有之如章，以政事見長者亦有之如諸葛亮，獨以詩賦名家者則未之或覩也。

二、西晉文學

西晉之世，統一小康之局僅歷二十餘年，在此二十餘年中，語其文風，要以太康年間至二八九年為最盛，而詩人之多，亦遠邁前朝，鍾嶸以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為其代表。

太康中，三張二陸兩潘一左，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興也。詩品序

三張即張載張協張亢兄弟，才情相埒，所作詩文，皆詞采葱蒨，音韻鏗鏘，可謂各擅勝場，難分軒輊。惟論者多以協才為最高，過於乃兄，尤勝乃弟。如鍾嶸詩品列協詩於上品，載詩於下品。其或然歟。二陸即陸機陸雲兄弟，機天才秀逸，辭藻宏麗，張華見其文，謂之曰：『人之為文，常恨才少，而子更患其多。』雲與機齊名，雖詩文不及機，而持論過之。兩潘即潘岳潘尼叔姪，岳所作詩賦大抵辭氣清綺，情韻淒婉，學者稱為抒情高手。尼文采高麗，辭旨艷發，亦堪方駕安仁，惟聲華不若安仁之著耳。一左即左思，思胸次高曠，筆力雄邁，陶冶漢魏，自鑄偉辭，固是一代作手。

西晉文家，固不止上舉數人，其中特秀而列入晉書文苑傳者尚有應貞、成公綏、趙至、鄒湛、棗據、褚陶、王沈、張翰、庾闡、曹毗等。未列入文苑傳者則有張華、傅玄、傅咸、束皙、何劭、曹摅、王讚、孫楚、左芬等。觀其所作，類皆繆旨星稠，繁文綺合，誠如陸機所謂『其為物也多姿，其為體也屢遷，其會意也尚巧，其遣詞也貴妍，暨音聲之迭代，若五色之相宣』者也。晉書及文心雕龍均有極扼要之敘述，茲彙錄之，以見中朝諸彥揚葩振藻之一斑。

晉書文苑傳序：

及金行纂極，文雅斯盛，張載擅銘山之美，陸機挺焚研之奇，潘夏連輝，頡頏名輩，並綜採繁縟，杼軸清英，窮廣內之青編，緝平臺之麗曲，嘉聲茂迹，陳諸別傳。至於吉甫、太冲、江右之才傑，曹毗、庾闡，中興之時秀，信乃金相玉潤，野會川冲，埒美前修，垂裕來葉。

文心雕龍時序篇：

逮晉元始基，景文克構，並跡沈儒雅，而務深方術，至武帝惟新，承平受命，而膠序篇章，弗簡皇慮。降及懷愍，綴旒而已。然晉雖不文，人才實盛，茂先搖筆而散珠，太冲動墨而橫錦，岳湛曜聯璧之華，機雲標二俊之采，應傳三張之徒，孫摯、成公之屬，並結藻清英，流韻綺靡，前史以爲運涉季世，人未盡才，誠哉斯談，可爲歎息。

又才略篇：

張華短章，奕奕清暢，其鷗鵲寓意，卽韓非之說難也。左思奇才，業深覃思，盡銳於三都，拔萃於詠史，無遺力矣。潘岳敏給，辭自和暢，鍾美於西征，賈餘於哀詠，非自外也。陸機才欲窺深，辭務索廣，故思能入巧，而不制繁。士龍朗練，以識檢亂，故能布采鮮淨，敏於短章。孫楚綴思，每直置以疏通，摯虞述懷，必循規以溫雅，其品藻流別，有條理焉。傅玄篇章，義多規鏡，長虞筆奏，世執剛中，並楨幹之實才，非群華之譚萼也。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，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，曹攄清靡於長篇，季鷹辨切於短韻，各其善也。孟陽、景陽，才綺而相埒，可謂魯衛之政，兄弟之文也。

三、東晉文學

自中州板蕩，五馬南奔，國勢陵夷，一蹶不振，北伐之願既灰，偏安之局遂定。且自永嘉以來，王衍樂廣大扇玄風，士流景慕，遂以嗜酒任誕爲賢，拘謹守禮爲恥。故此一時期之作者，非痛心於國破家毀，以慷慨悲歌鳴其不平，卽消極的追蹤於虛無飄渺的神仙理想界中，以寄託其伊鬱困頓之思。前者以劉琨、盧諶爲魁率，後者以郭璞、孫綽稱巨擘，建安以降閎美凝鍊之風，遂一變而爲質率自然之氣。劉勰嘗扼要論述此一階段文壇之概況云：

元皇中興，披文建學，劉、刁禮吏而寵榮，景純文敏而優擢。逮明帝秉哲，雅好文會，升儲御極，孳孳講藝，練情於語策，振采於辭賦，庾以筆才逾親，溫以文思益厚，揄揚風流，亦彼時之漢武也。及咸康促齡，穆哀短祚，簡文勃興，淵乎清峻，微言精理，函滿玄席，澹思濃采，時灑文囿。至孝武不嗣，安恭已矣，其文史則有袁、殷之曹，孫、干之輩，雖才或淺深，珪璋足用。自中朝貴玄，江左稱盛，因談餘氣，流成文體。是以世極述遭，而辭意夷泰，詩必柱下之旨歸，賦乃漆園之義疏。故知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，原始以要終，雖百世可知也。

文心雕龍
時序篇

鍾嶸詩品序亦云：

永嘉時，貴黃老，稍尙虛談，於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尙傳，孫綽、許詢、桓庾諸公，詩皆平典似道德論，建安風力盡矣。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，變創其體，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贊成厥美，然彼衆我寡，未能動俗。

觀二氏所論，知東晉文風，大都偏向老莊，遒麗之辭，寂然無聞，雖劉琨郭璞之高才，號稱中興之傑，亦不能轉移風氣也。抑有進者，此時佛學勃然大盛，沙門支遁法深道安等人，並善吟詠，往往以佛理入詩，一時文人如殷浩孫綽許詢謝尚之倫，均慕而效之，於是玄風彌漫之文學界，又參入禪味矣。檀道鸞續晉陽秋云：

正始中，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，而世遂貴焉。至過江，佛理尤盛，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。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，又加以釋氏三世按三世謂過去現在未來之辭，而詩騷之體盡矣。詢綽並爲一時

文宗，自此作者悉體之。

此種文壇上之特殊現象，歷時甚久，直至義熙，殷仲文謝混斐然繼作，風氣始變。故沈約云：『仲文始革孫許之風，叔源大變太元之氣。』宋書謝靈運傳論惟仲文玄氣，猶未盡除，叔源情新，篇什絕少，故鍾嶸品詩，皆未列之於上科。逮乎末葉，陶潛踵興，乃徹底掃除前習，開創田園文學。其田園諸作，純任天機，一主自然，麗而不縟，淡而能旨，於清遠閒逸之中，寓淵深樸茂之氣，洗盡鉛華，還我初服矣。

東晉文士，大略已如上述，其他史冊所載，馳文譽於當世者，若李充、伏滔、羅含、顧愷之、王羲之、郭澄之輩，以至閨秀蘇蕙謝道韞等，皆有詩文傳世，茲不備述。

四、宋代文學

劉宋一代，雖國祚淺短，而文風極盛，尤以文帝元嘉三十年間西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，物阜民安，講誦相聞，自建安以來，號昇平之世。緣是吟詠滋繁，作家輩出，而文學至此，亦幡然一變，詩則於律漸開，文則於排益

甚，質直之貌寢衰，綺麗之辭日著，是江左唯美文學風行之開端，亦駢文全盛之起步也。文心雕龍明詩篇云：

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儷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競也。

此雖就詩立言，而文章之內容，亦庶幾焉。當時作者甚多，陵駕前代，君王皇族如文帝、孝武帝、臨川王劉義慶、江夏王劉義恭諸人，俱有文采，著述繁富。才士如傅亮、何長瑜、何承天、顏延之、謝靈運、謝惠連、沈懷文、王誕、王微、張敷、張曄、袁淑、王僧達、范曄、鮑照、謝莊、湯惠休諸人，各以詩文飲譽一代。故文心雕龍時序篇云：

自宋武愛文，文帝彬雅，秉文之德，孝武多才，英采雲構，自明帝以下，文理替矣。爾其縉紳之林，霞蔚而飈起，王袁聯宗以龍章，顏謝重葉以鳳采，何范張沈之徒，亦不可勝也。

在上述各家中，以謝靈運顏延之鮑照三人最傑出，作品亦最美，世稱元嘉三大家。靈運以江左貴族，入仕新朝，意殊不自愜，遂乃縱情山水，棲心象外，故其集中多遊覽行旅之作，感時傷己之篇。其刻畫山水，獨具會心，善用客觀手法描述自然實境，爲我國山水詩之開山祖，一掃當代文壇『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』之玄風，而以清詞麗句再現自然之形象美，與陶潛同爲歌詠自然之大詩人。惟陶之對於自然也以主觀，而縱往自得，所長在真在厚。謝之對於自然也以客觀，而蓄意追琢，所長在新在俊。若純就藝術眼光觀之，謝之才情工力，當在陶上，此鍾嶸所以尊靈運爲上科，而淵明則處之中品歟。延之與靈運齊名，詩雖不逮，文則過

之，所作體裁綺密，情韻淵永，一字一句皆加意錘鍊，使達於無可移易而後已，故較之靈運少自然靈動之美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：

爰逮宋氏，顏謝騰聲，靈運之興會標舉，延年之體裁明密，並方軌前秀，垂範後昆。

而鍾嶸詩品序亦云：

元嘉中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詞盛，富艷難蹤，固已含跨劉郭，陵轡潘左。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仲宣爲輔。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景陽爲輔。謝客爲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爲輔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

則顏謝詩之優劣，當時已有定評。鮑照才思奇絕，文辭瞻逸，足以差肩於顏謝之間，杜甫以之與庾信並稱，曰『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』春日夢李白詩而陸時雍更爲之低首曰：

鮑照材力標舉，凌厲當年，如五丁鑿山，開人世之所未有，當其得意時，直前揮霍，目無堅壁矣。駿馬輕貂，雕弓短劍，秋風落日，馳騁平岡，可以想見此君意氣所在也。詩境總論

跡其所造，蓋已臻於詩賦家之絕境也。而沈約著論，不數明遠，鍾嶸第詩，亦列中品，且不與顏謝相齒，儻所謂才秀人微，見輕當代者耶。

以上三家，均大啓後代之津塗，而謝惠連謝莊俳賦諸作，俚色揣稱，以警秀見奇，駢詞儷句，如貫珠聯璧，亦開三唐文賦之先河。至若范曄覃思悼史，所撰後漢書，體大思精，故能駢肩史漢。傅亮廟堂製作，典重喬皇，氣懾東漢，潘勗以來，一人而已。凡此均無愧一代之作手也。

五、南齊文學

齊代諸帝，昏德繼踵，而頗知右文，文風之盛，超軼劉宋，觀劉勰之言可信也。

暨皇齊馭寶，運集休明。太祖以聖武膺籙，高祖以睿文纂業，文帝以貳離含章，中宗以上哲興運，並文明自天，緝遐景祚。今聖曆方興，文思光被，海岳降神，才英秀發，馭飛龍於天衢，駕騏驎於萬里，經典禮章，跨周轡漢，唐虞之文，其鼎盛乎。文心雕龍
時序篇

尤以武帝永明之際西元四八三年至四九三年爲最盛，於時竟陵王蕭子良禮士好藝，江左詞客，多集其門，而蕭衍與王融、謝朓、沈約、陸倕、范雲、蕭琛、任昉八人，尤見敬異，號曰竟陵八友。八人之中，謝朓長於詩，陸倕任昉工於筆，而沈約則文筆兼備。約之所製，以宮商諧協爲高，王融謝朓和之，選聲配色，益趨工律，造句遺詞，彌多拘忌，直欲陶鑄天籟，鎔鑄性靈，雖駢文之體，於焉成立，唐人律詩，自此而開，功施爛然。而後生競習，重貌遺神，遂令聲律之功益廢，情性之機將錮，世多間言，儻以此乎。

八人之中，王融謝朓皆英年早逝，世多痛之。及蕭衍受禪，其餘五人率出而爲之佐命，永明傑士，遂不得爲齊所有。昔聲子有言：『雖楚有材，晉實用之。』其此之謂乎。

南齊文學之美者，尚有周顒、王儉、張融、孔稚珪等。周顒與沈約同爲聲律說之倡導者，所作率如所言，與理論相一致。王儉學術湛深，文章高華，爲一代大作手。張融早負文譽，文辭詭激，獨與衆異，而具粗服亂頭之美。其戒子書云：『吾文體英絕，變而屢奇。』要非漫言。孔稚珪性詼諧，嬉笑怒罵，皆成文章，開後世諷刺文學之先聲，蔣士銓推爲古今駢文第一高手。見四六
法海，雖屬仁智之見，要之，其作品確非常人

所能企及也。

其他文士若丘靈鞠、檀超、卞彬、丘巨源、王智深、陸厥、崔慰祖、王遂之、祖冲之、賈淵諸子，均有聲於時，作品亦朗麗可誦，蕭氏撰南齊書，已列之文學傳矣。

六、梁代文學

梁祚雖僅五十餘年西元五〇二年至五五七年，而文運之隆，不僅在魏晉南北朝中爲最，即謂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稱最亦無不可也。蓋武帝博學多藝，有文武才略，洞達儒佛道，著書十九種，凡七百零七卷。卽位之後，復廣求人才，誕敷文教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者幾達半世紀，是庾子山所謂『五十年間，江表無事』之時代也。加以嗣子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，均以詞藝爲天下倡，其餘諸子及宗室能文者，尤難更僕數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，於是天下騷人墨客，以至衲子羽流，莫不鏤肝銑腎，振藻揚葩，上下一心，共同致力於純文學之創作與批評，炳煥人文，輝映萬世。故蕭梁諸帝政治上之措施，容有不盡如人意處，然其稽古右文，揚風扞雅，因而造成江左文學風氣之全盛，直可陵轢漢武，睥睨魏文，康熙乾隆則其項背之難望矣。茲考史書，以明其概。

梁書武帝紀：

自江左以來，年踰二百，文物之盛，獨美於茲。

南史文學傳序：

自中原沸騰，五馬南渡，綴文之士，無乏於時。降及梁朝，其流彌盛，蓋由時主儒雅，篤好文章，故才秀之士，煥乎俱集。於時武帝每所臨幸，輒命群臣賦詩，其文之善者，賜以金帛。是以搢紳之士，咸知自勵。

梁代傑出文士，不下百人，其聲華掩映，足名一家者，亦逾三十人。南齊遺賢除上舉竟陵諸友外，尚有何遜、吳均、劉勰、江淹、劉峻、丘遲、庾於陵、庾肩吾兄弟等，而以沈約名位最高，約於後進英髦，刻意獎掖，故梁初文學實沿永明體之遺風，而多出於沈約提誘之力。何遜所作，意境幽深，情韻繚遠，有沖寂自妍，不求賞識之概，與陰鏗齊名，世稱陰何。吳均山水小品，峭拔清新，戛戛獨造，世稱吳均體。江淹才高學博，情藻豐贍，恨別二賦，衆口交誦。劉峻仗氣愛奇，略同江淹，議論之作，華潤不足，噉殺有餘，故是齊梁之飛將，不同江任之雅步也。丘遲詩文婉秀，藉甚當時，嘗作書致陳伯之，使悍將爲之幡然改圖，以驚飛草長之美辭，收魯連鄙其之偉績，昔人所謂筆掃千軍者，遲其有焉。庾肩吾之作，麗采照映，兒女情多，綺羅香澤之好，形於篇章，幃牀第之私，流爲吟詠，梁陳宮體，肩吾實開其先。

若乃劉勰之文心雕龍，鍾嶸之詩品，識見超卓，獨步古今，其爲吾國文學批評之雙璧，固夫人而知之者也。他如張率、王筠、周捨、徐悱、徐摛、到溉、劉之遴，與夫梁書文學傳所錄到沆、劉苞、袁峻、劉昭、周興嗣之儔，以至閨秀作家劉令嫺等，莫不各騁巧思，雕琢曼辭，彬蔚之美，聿光其代矣。

七、陳代文學